

“寂靜”的藝術 – 劉善恆的攝影表現

風之旅人 總編輯 佐伯剛

在昔日的東亞地區，寂靜藝術的表現已被深化。在水墨畫或俳句以及樂曲中，以余韻消失後的“寂靜”去讓人感受音樂的意境。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社會在不斷攝取的西方文明下，出現物質與信息的泛濫。在電視節目中，儘管只是幾秒鐘的沉默時間，就會被視為負面與掃興的氣氛，總要加插無意義的笑聲。

避免寂靜與寧靜的情緒或許是一種希望擺脫面對現實心境的自我反映。

然而，在心中所積累的世界污穢逐漸對心靈形成壓迫，希望從各種束縛中被解放與淨化的想法也隨之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知何故對北方大地的白雪皚皚的積雪產生憧憬而展開旅程。這種心理，無論人類文明如何進展也保持不變吧。

劉善恆的攝影表現，並非單純以照相機拍攝北國的雪景。他所創造出的純白時空中，各種渾濁都被抹去，充滿著寂靜的氣息。

他沒有把鏡頭對準路過的風景，而是為了自己作品的表達而移居北海道，持續以求道的精神專注對雪景的拍攝，也許是他對現代文明的各種現象保持著批判的思考態度。但是，若對這種思考進行解釋的話便等同於只是敲響善惡二元論的對立概念問題，當它升級的時候，便會變為對原理主義敵對的極端行為。

在表達的手法中，劉善恆，並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他把視野面向內心。他知道外在的變化並不會連接到未來，去培育未來的是每個人內心存在的嫩芽。這就是為甚麼在他的雪原風景裏，即使在地面某處存在著客觀的東西，却沒有必要對地點與時間進行解釋，面對作品每個人也能感受到自己內心深處有共鳴的東西被喚起來。對於優秀的藝術表現來說這是一件平常而重要的事情，但在以攝影表現的風景中，能去把這種感覺實現出來的作品，却意外地很少。

從攝影技術被發明開始，照片就在傳遞罕見事物中發揮著巨大作用。而且，對於特定被重視而非普遍性存在事物的記錄，沒有媒介能勝於照片。因此，把攝影運用在作品的表現手法，是讓攝影藝術能加更得以發揮其優勢方向。

在發揮攝影對於罕見事物進行特定化傳達的力量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廣告。因此，攝影向是消費社會發展的領軍角色。

結果，攝影表現者當中，許多成功人物也必然是因為消費社會而備受尊敬。

由於這種外觀好，宣傳效果高的信息照片氾濫，人類會莫名其妙地感覺到膨脹起來不安。這種不安，是由理由不明確的喪失感、焦躁感、孤立感等混合而成。而根本原因在於，被傳達的信息與自己生長的地方所存在的落差吧。消費社會的構造是使人們感受到落差，從而利用人們因為落差所產生的不安與焦慮感而從中獲取利潤，以夢想的說法去掩飾落差。

所以，如果你想在這個時代以攝影師取得成功，成為消費社會的先導者的方式會是更快的選擇。

初次看到劉善恆的作品時，我清楚意識到這個年輕人似乎對照相機被處世手段所使用的情況感到反感。他以照相機作為當代藝術工具的目光，好比俳句詩人和南畫的畫家，無論在哪個時代姿態如何變化也能感受到其普遍不變的視野。然後，他對過去擁抱致敬的同時，卻沒有陷入表面古董趣味，而是把這種想法化為當下連接未來的渡橋，從中抽出養份並銘記於心。這樣的思考方式，讓他把在異國之地的所遇到雪景以作品體現出來。

劉善恆所創造的世界雖然是陌生的地方，沒有任何人存在却並不會感到不安，雖然甚麼也沒有但心靈却得到滿足。那個靜寂空間，不是電視媒體世界般要把掃興空白抹殺的沉默。如果你細心傾聽，會聽到風聲、與各種生物從過去傳達至未來的情感豐富的氣息。那一刻，就是忘却當下與某個地方相連的一瞬間，過去、現在、未來的界限從白色風景中消失。

人總有一死，身體會消失，但那個人活著時的氣息會遺留下來，象徵著這個人所參與的各種事情。

不限於人類、比起肉眼能看到的形態，氣息傳達的是生物的本質。

劉善恆的攝影中所表達的正是生命的氣息、通過生命的氣息、人與眾多事物聯繫在一起，意識到他們從未被孤立過。

如果你回避、疏遠寂寞和靜寂，那樣會使你失去氣息的親和力，結果，導致不知理由的不安感增大。

靜寂的藝術是，把它擁抱在懷中而不是加劇孤獨，與此相反，它告訴我們不必暴露出面對超越我們現實的大型事物所聯繫的存在不安。劉善恆，是擁有這樣的視野去把這種願景實現出來的極少數攝影藝術家之一。